



休闲与历险:《庄子》逍遥境界中的水域活动

贾学鸿

摘要: 人的水域活动,早在《老子》、《论语》、《孟子》等先秦诸子著作已有案例,但多服务于哲理阐述,而非体育意义上的运动。《庄子》中人的水域事象,则是哲理与运动的结合。《庄子》对神人、至人、真人所作的渲染亦是风险与闲暇并存。《庄子》对水域事象的叙述,从侧面透视出上古时代原始水域活动的娱乐色彩和天人相合的属性,其娱乐特征与西方体育相契,而天人合一的逍遥意义,则与西方挑战生命极限、征服自然的理念迥异。

关键词: 《庄子》;水域活动;风险;闲暇;逍遥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1207(2016)02-0011-05

Leisure and Adventure: Water Activities in the Free and Unfettered Realm of "Chuang-tzu"

JIA Xueh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China.)

Abstract: Human being's water activities can be found in the pre-Qin works of Lao Zi,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Meng Zi. But these are mainly philosophical elaboration and not the exercises in the meaning of sport. The people's water activities in Chuang-tzu are the integration of philosophy and sport. The description of the immortals and perfect men in Chuang-tzu reflects the coexistence of risk and leisure. The water activities described in Chuang-tzu show the entertainment color and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The entertainment features correspond to Western sports. While the leisure meaning of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concept of challenging the limit of life and conquering nature.

Key Words: Chuang-tzu; water activity; risk; leisure; free and unfettered

现代人执着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体育活动,体现出后殖民时代西方价值取向的偏执情绪。现代中国人几乎淡忘了本土体育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强劲的精神魅力。中国的原始体育思想源自娱乐,《庄子》则是中国娱乐理想的创始人,也是养生、护生与游世文化倡导者。仅从运动学的角度看,庄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至少和老子、墨子齐平,要略高于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人。庄子的运动思想集中体现在其逍遥论中。“逍遥”是庄子价值观的核心,也是他人生理想的最终归宿。《庄子》一书对于人生逍遥境界所作的表现,取材极其广泛,构成了绚丽多彩的艺术画廊。众所周知,生命所需的三大元素为空气、水、阳光,庄子对三者皆有所涉猎,其中最值得探究的是它的关于水的借喻性论述。水构成了庄子的生命观的基础。《庄子》中有一类题材比较特殊,就是人的水域活动事象。对这类题材进行系统地梳理,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庄子》一书所展示的逍遥境界的内涵、特征,以及娱乐与水上运动的关联。

1 《老子》、《论语》、《孟子》中人的水域活动事象

水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不可须臾离之。因此,古代思想家在他们的言谈著述中,往往把水作为取材对象,东方西方概莫例外。先秦诸子是中国早期的思想家群体,在传世的诸子文献中,经常可以见

到取材于水的案例。庄子之前的诸子,对于水的取象主要来自直观感受,而以视觉观照居多。同时,其中也涉及到人在水域活动的情节和场景,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题材呈现日益增多的趋势。

庄子的精神导师是老子,两人都对水情有独钟。《老子》一书多次以水喻道,分别见于第八、第三十二、第六十一、第六十六、第七十八章,而提到人在水域的活动则只有一处,即第十五章描写“古之善为士者”,称其“豫焉若冬涉川”,“就如同冬天渡河者,既像欲渡,又像不欲渡,其实情不可得而见。”^[1]这是楼宇烈先生对王弼注解的翻译,突出了对冬日渡河的紧张态度,而不是像西方体育观念那样,把冬泳当作挑战自然、彰显生命力的积极运动。其中出现的“善为士者”,是老子人生哲学的人格化身,他的“犹豫”是对生命的珍视。

孔子作为儒家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其关注的热点在人及社会,但孔子也论述过水,《论语》多有记载。《雍也》篇有他“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经典格言,《子罕》篇则介绍了他观水的场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杨伯峻先生认为:“孔子这话不过感叹光阴之奔驰而不复返罢了,未必有其他深刻的意义。”^[2]然而《子罕》篇对孔子在水边活动的具体展示,是纪实性的描述。同时,其中也寄寓着孔子的人生感悟,有生命理念参透其间。《先

收稿日期: 2015-11-15

作者简介: 贾学鸿,女,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道家文学与文化。E-mail:nenuhong9@aliyun.com。

作者单位: 扬州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进》篇载录孔子师徒各言其志,其学生曾点把“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作为人生目标。在沂水洗浴,是身体与水的亲密接触,曾点从中体验到人生的最大快乐,正如朱熹称赞的:“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13]。曾点把沂水沐浴视为人生之乐,依然闪烁着生命哲学的光辉,还不完全不是活动本身带来的身体感受。

古代哲人对水的认识带有生命关注的意向。和《老子》、《论语》相似,《孟子》书中取材于人的水域活动的案例明显增多。大禹治水是孟子反复提及的历史故事,《滕文公下》叙述得颇为详细,并且予以充分肯定。《离娄下》则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无事,则智亦大矣。”杨伯峻先生将文本中的“行其所无事”译为“顺其自然,因势利导”^[14],极其确切。《告子下》又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所谓的道,指的是疏导,“是顺乎水的本性而行事”^[14]。大禹治水的措施得到孟子的完全认同,他反复强调顺应水性,因势利导,并认为这种方式闪耀出大禹智慧的光芒。《尽心上》还记载孟子如下话语:“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这是提出观照水应取的视角,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审视方式,朱熹写道:“澜,水之湍急处也。……观水之澜,则知其源之有本矣。”^[15]朱子的解释是正确的。孟子强调观水之澜,以澜知源,实际是直指人的心源,开心性之学的先河。

综上所述,从《老子》到《论语》再到《孟子》,以人的水域活动事象为表述题材,经历了一个逐步强化的过程。老子、孔子和孟子对水的考察都带有生命关注的价值。这种题材有的出于虚拟,有的存在历史和现实的根据,尽管二者有虚与实的差异,但其中都渗透生命哲学理念,而不是纯粹的客观场景的再现。庄子与孟子基本生活在同一时代,或说庄子略晚于孟子,但《庄子》的成书则历时颇久。《老子》、《论语》、《孟子》对这一材料的运用,为《庄子》一书的取材以及对这类题材的处理,提供了可借鉴的对象。《庄子》书中以人的水域活动为题材的一系列案例,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生成的。

2 《逍遥游》的“大瓠”及《列御寇》的“不系之舟”

庄子对水的探究显然对前人及其同辈有一定的超越,他将人和水的关系调整到人可以娱于水的高度。《逍遥游》是《庄子》首篇,这篇作品把逍遥作为人生的理想境界。那么,什么是逍遥?怎样才有可能进入这种境界?庄子在论述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运用了一系列寓言故事,其中有如下段落。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号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掇之。”

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指惠施,是先秦名家的代表人物。关于他与庄子的辩论,《庄子》中有7个篇目谈到。这则寓言故事被设置在《逍遥游》篇末,实际是借二人论辩,解答世人对逍遥境界的质疑。瓠,后世称瓠子或葫芦,是葫芦科的一种。这种

植物的果实嫩时可食,成熟干燥后常用作舀水的器具。然而,过大的瓠子,就不能舀水了,即如惠子所说的,“坚不能举”。庄子对惠子进行开导,提出五石之瓠也能派上用场,于是涉及到人的水域活动。

庄子顺水而游的思想十分鲜明。对于“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陆德明《经典释义·庄子音义》援引晋代司马彪的解说:“樽如酒器,缚之于身,浮于江湖,可以自渡。虑谓结缀也。”^[16]庄子认为惠子思维过于机械,不懂变通。巨大的葫芦,固然不能舀水,但可以变作腰舟,人借助葫芦在水中的浮力便可遨游江湖。对于其中的“虑”字,司马彪解释为结缀,即把葫芦系缀在腰间。后代注家如成玄英、王先谦等皆沿袭司马彪的说法,释“虑”为结缀。还有的后代注家把“虑”字释为思虑。林希逸称:“虑,思也。何不虑者,言子之思何不及此也。”^[16]后来的宣颖、刘武等《庄子》注家沿袭的是林希逸的说法。从实际情况考察,两种解释都能说通,但“结缀”一说更为贴切。大樽,即木质的大尊。尊为上古时代的酒器,大尊是“六尊”之一。据《礼记·礼器》记载,酒器多以小为贵,因此大尊当是低贱的器具,在这里与无用的大瓠相对应。《鹖冠子·学问》篇在谈论贵贱时说道:“贱生于无所用,中河失船,一壶千金。”宋人陆佃注曰:“壶,瓠也,佩之可以济涉,南人谓之腰舟。”^[17]鹖冠子是战国时楚国的隐士,与庄子生活的时段接近,所论“大瓠救生”之理亦可与《逍遥游》相印证。腰舟,相当于今天人们游泳时所用的救生圈。但是庄子所说的“遨游江湖”,却不是危险境地,而是轻松自在的顺水漂流,与现代人喜爱的水上漂流活动有些相似。清人林云铭称:“以此为舟楫,如大酒樽之形,浮于江湖。且其性不沉,可以乘之而恣其逍遥之乐。”^[18]林云铭揭示出人在水中活动的特征。水域,对不能游泳的人来说,是险境,但借助大瓠的浮力,人便能实现在水中的逍遥,这是通过顺物之性而实现适人之性,将因危险而生的恐惧转变成游刃有余的闲适快乐。体育学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兴起的学科,但人的游戏行为源于人类的原始之初。庄子的游水思想中寄寓着深刻的原始初民的早期运动内涵,浮于水的思想极为珍贵,现代体育尊崇游泳的价值,并将不符合进化论理念的潜泳列入奥运会项目,就和庄子的思想有相通之处。

人在水域活动中追求闲适度与惬意感,是《庄子》这部书一条重要的线索。《列御寇》篇写道:“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对于这段论述,成玄英这样解释:“夫物未尝为,无用忧劳,而必以智巧困弊。唯圣人泛然无系,泊尔忘心,譬彼虚舟,任远逍遥。”^[19]《列御寇》篇把人生理想的生存状态喻为“不系之舟”,成玄英指出这就是圣人的逍遥。这种逍遥的特点是“任远”,也就是远离河岸,顺水自流,既没有预期的目标,也无需投入精力,这正是人生的闲暇状态。林希逸在解说这段话时写道:

凡世之人,其巧者必自劳,其智者必自苦,唯体道自然而不用其能者,则于外物无所求,但饱食嬉游而已。泛乎若不系之舟,言其心无所系着也。其归结即在一虚字上,虚则与太虚为一而游于物之初矣。无能,即无为之意也^[19]。

林玄英所做的阐释甚为精辟。首先指出“泛若不系之



舟”是脱离世俗劳苦,是自由轻松的闲暇状态,是人生的逍遥境界。其次阐明这种闲暇的逍遥状态,来自人心的无所系着,归结为心灵的冲虚,这是实现逍遥的关键所在。客观而论,《逍遥游》和《列御寇》中所讲的人和水的关系还带有先验性、先锋性和极强的想象力,其与现代水力学、空气学和自然进化的思想的关联值得探究。

《逍遥游》和《列御寇》都把人在水域活动的闲暇状态视为逍遥之境,但是,立论的角度存在差异。《逍遥游》强调人的水域活动必须顺应物性,聚焦于水域活动所凭借的对象,论述的重点指向客体。而《列御寇》则把由水域活动进入闲暇状态、逍遥境界的原因归结为人本身的冲虚,论述的重点指向行动主体的内心。由此而来,这两篇作品对于人的水域活动所作的论述,构成互补关系。至于追求水域活动的闲暇自由,把它作为人生的逍遥境界,则是两篇作品的共同之处。

中国上古时期,人们还没有形成纯粹竞技意义上的体育思想,运动往往与生命的本性或存在状态紧密相联。追求怡然自得,摆脱各种困苦,是生命哲学中所追求的逍遥。而哲人对这一理念的阐述,又以人在水中的活动事象作为譬喻,从而折射出后代体育中水上运动的生命体验。

3 《达生》的“津人操舟”和“丈人蹈水”寓言

人源于水,必顺应水的特性。现代体育中所有的水上项目都兼具人类远古时代运动行为的遗迹,强调水的自然性内涵和对水的顺应。对于水的双面效应,古人很早就有清醒的认识,古谚语曰:“水可载舟,水可覆舟。”人的水域活动存在风险,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庄子》一书对此没有回避。庄子并非水上竞技的专家,却是游水思想的发扬者,竞技与游水之乐在古代相通,庄子的泛舟理想与今人所见的龙舟、赛艇、皮划艇等多种类型的船只竞技亦有相通之处。庄子运用虚构和想象,编纂出人在水域活动的另一类寓言,推出化险为夷的弄潮儿角色。其中有操舟的高手,还有游泳健将。这类故事同样展示出人生的逍遥,不过,所出现的场景不是风平浪静的闲暇,而是一齣又一齣的历险记,是在化险为夷过程中体验逍遥之乐。这类寓言故事共有两则,收录在《达生》篇。第一则寓言的前半部分如下:

颜渊问仲尼曰:“吾尝济乎觴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吾问焉,曰:‘操舟可学邪?’曰:‘可。善游者数能。若乃夫没人,则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吾问焉而不吾告,敢问何谓也?”

这则寓言假托孔子与其弟子颜渊的对话展开,颜渊的问话又牵出他与船夫的交谈。故事以人的水域活动为背景,颜渊是在觴深之渊乘船渡水。关于水域之名,成玄英称:“觴深,渊名也。其状似杯,因以为名。”^[5]成玄英根据渊字前的修饰语,揭示出水域的整体形状似杯。宣颖则称:“漩渦如觴,其处深险也。”^[9]宣颖的注解大意得之,但不够深入具体。《说文解字·角部》:“实曰觴,虚曰解。”段玉裁注:“觴者,实酒于爵也。”^[10]酒注满爵称为觴。渊名冠以觴字,取其水面盈满之象。水流有漩渦谓之渊。觴深之渊,指水面盈满,深度很大,且有流动的漩渦,在这种水域操舟充

满风险。可是,为颜渊摆渡的船夫却操舟若神,能够处险不惊,化险为夷,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颜渊对此大为惊诧,向船夫询问高超的操舟技能是否可以习得。船夫回答可以,但没有说出掌握技能的具体方法,而是强调首先要有精湛的游泳能力。会潜水的人,不用看到舟也能熟练驾船。颜渊对此大惑不解,故向孔子请教。孔子所作的回答是:

善游者数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之却也。覆却万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恶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悻,以黄金注者殒。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

孔子在这里作为道家的代言人出现,他的回答讲的是一番玄理。孔子最欣赏的是潜水者的操舟状态,称这种状态是“恶往而不暇”!郭象注:“所谓皆闲暇也。”^[5]宣颖称:“神定,则随在暇豫。”^[9]这种操舟状态显得从容自在,已经超越必然王国而进入自由王国,是人生的逍遥境界。

庄子对水性的认识也极为出色。潜水者操舟为什么能够视险境如平常,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呢?孔子把他与善游者加以对比进行解说。善于在水面游泳的人拥有多种能力,因为他熟悉水性,对水的恐惧感已经消失,因此能够“忘水”。而能够潜水的人,不但忘水,而且忘舟,视水如丘陵,视水中行舟如陆上行车,把水中翻船看得如陆上之车倒退一样,因此毫不惊慌,驾轻就熟,操控自如,没有任何心理负担。钱穆先生在评论这则寓言时写道:

盖庄生之论人生修养,有一忘字诀。忘之为用,其要在使人能减轻外重。使外物加于我之重量,能减至于近无之境,斯其内心自可得自由之伸舒矣。^[11]

钱先生所言极是。这则寓言结尾“以瓦注者巧”一段文字,以赌博下注作比喻,进一步说明“凡外重者内拙”的道理。心理负担越重,人的生命就越疏离常态,生命力发挥时负面干扰因素就越大。

能够潜水者操舟如神,并不是说他一帆风顺地行驶在风平浪静的水面,而是经历了艰难险阻,淡然处之,最终化险为夷。正如刘凤苞所言:

没人非特忘水,抑且忘舟。覆却之舟、车,虽举目皆然,而毫不介意,不以入神明之舍,故随所遇皆豫暇也。^[12]

由此看来,能够潜水者操舟如神,已经进入逍遥佳境,心灵处于平静闲适之态。这种闲暇的逍遥境界,是心灵临危不惧、不为外物所动的结果。

这则寓言以津人操舟发端,谈论的是生命潜能超常发挥时平静心态的重要作用,然而操舟者和孔子对颜渊所作的回答,却是从游泳技艺方面加以解说。这种叙事方式有其现实基础。中国古代的船夫通常都是游泳高手,这种职业要求从业者必须具有游泳技能,以便紧急时用于救援和自救,否则,很难从事这种高风险的工作。《列子·杨朱篇》有如下记载:

人有滨河而居者,习于水,勇于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粮就学者成徒,而溺死者几半。本学泅,不学溺,而利害如此。^[13]

文中所说的“成徒”,指已经成年的徒弟。这则传说表



明,欲学操舟者必须首先习得水性,学会游泳,而练习游泳本身就存在很大风险。《庄子·达生》篇的这则寓言,对游泳和操舟的风险加以淡化,通过操舟如神的故事凸显逍遥在危险中实现自在的意蕴。这就从侧面折射出,上古时代人类驾驭水性的高超技艺,是生命潜能的出色表现,也说明要使游泳技能升华到道的高度,必须熟悉水性,顺应水性,然后以平常心应对不平常的险境,即以闲淡的心境面对危险的事物,这才是真正的逍遥境界。

《达生》篇第二则以人的水域活动为题材的寓言,则纯从游泳方面进行叙事议论,没有涉及操舟,故事的首段如下:

孔子观于吕梁,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鼉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

文中出现的“吕梁”,唐代以前就有多种解释,成玄英列举了3种主要说法:西河离石吕梁、黄河龙门吕梁、宋国彭城吕梁。对此,钟泰先生所作的辨析如下:

吕梁,在今江苏铜山县东南,所谓吕梁洪者是也。郦道元《水经注》云:“泗水过吕县南(吕县,汉置随废,在铜山县北。),水上有石梁,谓之吕梁。”案:泗水发源于陪尾山而入于淮。孔子生于曲阜,泗水所经,与吕梁正在一水之上。吕梁地当时属宋,孔子尝过宋,故得观焉。^[14]

钟先生所作的辨析是可信的。这则寓言以孔子周游列国为背景,而孔子平生未曾西渡黄河,因此,这里的吕梁应是取材于泗水吕梁。《水经注》写道:“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吕梁。悬涛奔泻,实为泗险。”^[15]这段文字后边就援引《达生》篇孔子观于吕梁寓言的开头部分。

中国古代无水上体育的观念,却有水上运动的行为。庄子笔下的水上活动要更为宽泛。《达生》篇颜渊见津人操舟的寓言,对于所渡水域的险要形势,通过“觴深之渊”这个名称加以暗示,把面临的风险加以淡化。孔子观于吕梁的寓言,则是采用夸张的笔法,对吕梁险要的水势大肆渲染,指出在此游泳的高风险性。既然各类水族动物都无法在这个水域游动,更何况人呢!这是水势之险。紧接着又出现一个险象,孔子发现如此危险的水中竟然有一位成年男子在上下沉浮,起初还以为是轻生者,于是令弟子到水边加以营救。可是,奇迹出现了,这位男子在漂了数百步远之后从水中走出,披发行歌而在岸边遨游,可谓有惊无险,是一场虚惊。这位游泳的男子上岸后散发行歌、悠然洒脱的闲适状态,正是人生逍遥境界的体现。《庄子·田子方》篇记载:“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惘然似非人。”《达生》篇这位披发行吟的男子,与新沐后散发而立的老聃有相似之处,都是体悟道性的形象。《达生》篇这则寓言的后一段写道:

孔子从而问焉,曰:“吾以子为鬼,察子则人也。请问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汨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

孔子曰:“何谓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这里虽然讨论的是生命学的问题,其实已经间接涉及现代竞技体育中种类繁多的水上运动项目。这番对话分两轮进行。第一轮谈话,善游男子对孔子提出的问题给出笼统答案。第二轮谈话,在孔子的追问下,这位男子又对先前自己的回答作进一步解释。他把自己善游的原因先归结为“始乎故”,即“生于陵而安于陵”。故,有原本、本来之义。林云铭称:“故,素也。”^[16]合乎原文本义。吕梁丈人生于陵而安于陵,是随遇而安。他把自己善游的原因又归结为“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在水边长大而与水共生,习惯成自然,也就是成玄英所说的“习而成性”^[15]。这位男子把自己善于游水的第三个原因概括为“成乎命”,也就是“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就是纯任自然,与水同生,于是便进入天生而成的自由王国境界。这位男子所总结的以上3条,在逻辑上具有连贯性。因为生于陵而安于陵,安其所本,故能长于水而安于水,熟悉水性,在此基础上进入“不知所以然而然”、与水共生的大道之域。对此,明人陆西星评论如下:

生于陵而安于陵,长于水而安于水,只看一个安字,皆顺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便是素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其意。^[16]

这段论述揭示出“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之间的逻辑关系,把所谓的“安”概括为顺其自然,颇为准确。

庄子在谈论水和人的关系时十分注重细节,其中不少内容还涉及到水上运动的技艺内涵。《达生》篇这位善游男子对自己蹈水的具体方式作了如下描述:“与齐俱入,与汨俱出,从水之性而不为私焉。”对于其中的“齐”字,司马彪称:“回水如磨齐也。”郭象注:“磨翁而旋入者,齐也。”^[15]这是把“齐”释为两扇磨之间的中轴。可是,磨的中轴置于两扇磨之间,用它来形容水的漩湫,不够圆通。对此,宋人罗勉道所作的解释颇为可取:“齐,读与脐同。水流入处如脐也。”^[17]这是用比喻之法把“齐”释为人的肚脐。人的肚脐下凹,与水的漩湫之状相似。罗勉道的解释合乎原文本义,清代郭庆藩亦释“齐”为脐,取其居中之义,未能与水的漩湫相关联。

这位善游男子对自己蹈水的超常技艺概括得简明扼要:“和漩湫一起没入,和涌流一起浮出,顺着水势而不由自己。”^[18]这几句话是至理名言,深得后来注家赞赏。陆西星称:“此于行险中等闲发出一个居易学问,妙哉妙哉!”^[16]清人林云铭《庄子因》对这段评语原封不动照录,他也对历险过程中如处闲暇的逍遥境界赞叹不已。

庄子对水的哲学认知十分强烈,他强调人对水的顺遂状态。《达生》篇收录两篇以人的水域活动为题材的寓言,对于孔子观于吕梁这则故事,陆西星称:“此与汨人操舟之寓颇同。”^[16]这个断语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完全切合实际。前一则颜渊济乎觴深之渊寓言,船夫及孔子对操舟若神所作的解说,重点强调行动主体对行动对象的遗忘,不以外物累其心。正如宋人吕惠卿所言:“观操舟金注之说,则形全精复者,非弃世遗生,至于其神无卻,物无自入者,不足与此也。”^[19]这则寓言最终落脚点是因心灵的冲虚而进入闲暇的逍遥境界。就此而论,这与《列御寇》篇所强调的心无所系相通。孔子观于吕梁的寓言,善游者所强调的则是顺物之性以适人之性,与《逍遥游》的大瓠寓言异曲同



工。现代水上竞技项目其实一直在强调人和水的亲合价值,这种观念和庄子的游水思想一脉相承。

当然,《达生》篇两则以人的水域活动为题材的寓言,所凸显的均是与历险相关联的闲遐、逍遥,与《逍遥游》、《列御寇》水上遨游的背景存在明显区别。水上泛舟漂流,侧重的是水上活动的闲适自在之乐,而历险之中的水中运动,则体现出生命的张力及其与自然的融合,两方面的默契,才是道家哲学意义上的逍遥内涵。显然,后一类型的水域活动,与西方体育运动挑战生命、征服自然的理念大相径庭。

《庄子》书中取材于人的水域活动事象的案例,主要见于上述篇目。除此之外,《庄子》在渲染神人、圣人的特殊功能时,也把水域作为背景予以衬托。《逍遥游》篇称藐姑射神人“大浸稽天而不溺”,洪水滔天也无法使这位神人沉溺。《齐物论》写道:“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神人、圣人均是道的化身、逍遥的象征。当水作为自然暴力出现时,他们依然保持从容淡定。这与《达生》篇操舟如神的津人,以及漩涡中蹈水的吕梁丈人有相似之处,都是历险与闲遐并存且处于逍遥境界。这种境遇出于想象和夸张,在现实生活中极其罕见,或者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庄子的水域活动思想具有超越现实的想象价值,为数众多的水上竞技项目也强调人的合自然性,在这两点上,庄子的水域运动思想与现代体育理念一致。

4 结语

庄子思想中的想象色彩浓厚,其在客观上与现代奥运会的理想国、乌托邦理想有相似之处,3者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同质性。《庄子》内篇对于神人、至人在水域活动的功能夸大到极致,缺少现实基础。鉴于这种情况,外篇对真人、体道者的水域活动功能作出限定,而不再无限夸大。《田子方》篇写道:“古之真人,……其神经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渊泉而不濡。”真人是得道之人,当然处于逍遥状态,但他们并不是形体具有“入乎渊泉而不濡”的超常功能,而是精神能够临乎深渊而不惧,与水相接触而保持本然状态。《秋水》篇也写道:“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非谓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宁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至德者也是逍遥之人,他们逍遥境界的实现,并不是以血肉之躯赴渊蹈火,而是能够避开灾害,善于保全自己。《田子方》、《秋水》篇对真人、至德者所做的表述,很大程度上已经弱化了神秘色彩,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尽管如此,这类处于逍遥状态的真人、至德之人,他们的逍遥之境也是风险与闲遐并存,是面对风险保持心灵的平静。

此外,《庄子·让王》篇提到因拒绝禅让而投水的高士,其中有北人无泽、卞随、瞀光。这批投水者是悲剧命运,并没有进入人生的逍遥境界,《外物》篇对这种选择流露出不同

认同的微辞。这类人的水域活动与逍遥境界相疏离,投水者是自行赴险而缺少精神上的淡定、闲适和圆通,属于《庄子》中“人的水域活动”题材的特殊类型,应另作处理。

《庄子》中人在水域活动的事象,透视出上古时期的体育观念。一方面,通过借物遨游于水上,获得身心的闲适与轻松,这种常态的逍遥,是生命的本能需求,与现代人寻求游泳之乐的人生体验基本一致。同时,这一点与西方体育的休闲观念也具有相似性。另一方面,在深渊或湍流中处乱不惊、悠闲自如的游水活动,实现了人性与水性的完美合一,这种融危险与休闲于一体的逍遥,是生命的高层需求,是中国道家的最高境界。从险中求乐的人生体验来说,中西方的运动观念是一致的,但道家寻求的是天人合一,是人顺自然的逍遥,而西方运动则追求挑战自然和生命极限的冒险精神,背后则是人类征服自然理念的趋动。

参考文献:

- [1]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34.
-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93.
- [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153,421-422.
- [4]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196,295.
- [5]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39,104,642,643,657,657.
- [6] 林希逸注,周启成校注.庄子虞斋口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11,478-479.
- [7] 陆佃注.鶡冠子(文子·鶡冠子合刊本)[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5:38.
- [8] 林云铭.庄子因[M]//清光绪庚辰孟冬重刊本:卷一,卷四.
- [9] 宣颖撰,曹础基校点.南华经解[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30,132.
- [10]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87.
- [11] 钱穆.庄老通辨[M].北京:三联书店,2002:251.
- [12] 刘凤苞撰,方勇点校.南华雪心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3:427.
- [13] 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266.
- [14] 钟泰.庄子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26.
- [15] 王先谦.合校水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385.
- [16] 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M].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六年李齐芳刻本,卷五.
- [17] 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M]//明正统道藏本,卷十八.
- [18]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488.
- [19] 吕惠卿撰,汤君集校.庄子义集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9:354.

(责任编辑:陈建萍)